

捷克小說選

魏荒弩編譯



晨光出版公司發行

捷克小說選

涅魯達等作

魏荒弩譯



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上海南京路四十二號 229 — 231 室

目次

他是無賴（涅魯達）	一
瑪璽・苔莉絲勳章（瑪加爾）	九
脆弱的幸福（施拉麥克）	一八
飢餓（藍格爾）	二五
母親（格萊高洛瓦）	三三
逢（奈郁夫斯基）	三七
「我底媽媽！」（赫魯紹夫斯基）	四〇
關於烟囱伏（伍爾凱）	四五
在鐵工廠裏（葉列姆尼斯基）	六三
作者介紹	六六
譯後記	六八

他是無賴

涅魯達

霍拉瑞克死了。他的死沒有一個人惋惜，因為這瑪拉斯特拉娜全區的人都曉得他。在瑪拉斯特拉娜鄰舍們彼此都是熟識的，也許對那後來的人便不大清楚了；霍拉瑞克死了，人們都說他死得好，這樣子可以使他的那個好母親過得鬆活一點，因為「他是無賴。」正如死亡表上所宣佈的，他在二十五歲上暴卒了；表上也沒有把他的品格記錄上去。因為，這正像藥舖裏的大伙計說的妙語，無賴是根本沒有品格的。嘻對，要是大伙計先生死了，那可不同凡響！誰又知道他的那些該咒罵的事呢！霍拉瑞克的尸首隨着別的屍首從公用禮拜堂裏一塊被運出來了。「那樣的一生，那樣的結局。」藥舖裏大伙計說。柩車後面跟着一小隊人，其中那些個作節日裝扮的是放賑的人，因為那服裝是很容易辨認的，在這一羣裏面，真正屬於霍拉瑞克的殯儀行列的只有兩個人：老母親和一個攙着她的，穿得很漂亮的青年，他，蒼白的，腳步趑趄而穩定，彷彿他時時刻刻都在發着寒熱病。瑪拉斯特拉娜的市民幾乎就不大留意那個哭着的母親，她的日子鬆活了；若是她哭，那她只是做一做一切母親該做的樣子而已，而且她無疑的是因為歡喜纔哭的，那個青年像是從另一區裏來的，因為誰也不認識他。「可憐的，他自己還需要，攙哩。他一定是爲了要照顧霍拉瑞克老太太而來的！——怎麼的？是他的朋友嗎？要不，誰肯表示自己認識那麼一個爲大家所不齒的人呢！況且，霍拉瑞克

從小就沒有朋友，他永遠是一個無賴！可憐的母親呀。」那位母親却一路上大哭着，而那青年的兩頰上也流着大量的淚，儘管霍拉瑞克自幼便是無賴。

霍拉瑞克的父親經營一座小商店。他們過得很不壞，因為通常在窮人住的地方開小商店的人生無憾還過得去。不用說，用那些買柴、牛油及大油得來的銅元和小幣積起錢來是慢的，尤其是有些人總還拿一點鹽和茴香什麼的搭頭；但小幣究竟還是現錢啊，兩角兩角的積務，可准期償還了，霍拉瑞克老太太的主顧也有一些官太太，她們都稱讚她的牛油。她們都大量的買，因為可以到下月一號纔付錢。

他們的兒子佛蘭西斯克歲快三歲了，還在穿着女孩子的衣服。鄰家女人們說他是個討人厭的孩子。鄰家的孩子都比他大，佛蘭西斯克不敢同他們一塊玩。有一次，他們在後面追着一個猶太人，佛蘭西斯克也在的，但他未開口，猶太人追那些孩子們，却捉住了佛蘭西斯克，而他連逃跑的企圖都沒有，猶太人發着脾氣把他領到他的父母那裏。鄰家女人們都很驚訝，難陋的佛蘭西斯克已是那麼樣個小孩了。

母親就了心，就同丈夫商量。

「我不打他，但他會在那些孩子們中間變野的，因為我們不能領他，那麼我們把他送進教養院吧。」

佛蘭西斯克穿起長褲子，哭着走進了教養院。他在那裏住了兩年。第一年學期考試，因為安靜

，他得了一個小麵包，第二年若是不出岔，也會得到一張小畫片的。考試前一天的中午，他回去了。他要經過一個大地主的房子。在房前有一些家禽不時地跑在甯靜的街頭，佛蘭西斯克瞅着牠們，覺得滿心歡喜。這天，是他此生還沒有看見過的一些母火雞在裏散步。他停下來，出神地瞅着牠們。一會兒他蹲在牠們中間，跟牠們鄭重其事地談起話來。他忘記了中飯，忘記了教養院。當午後孩子們告發佛蘭西斯克不上學而在那兒跟火雞玩時，教師派了學校的女士，纔把他引回來。考試了，他什麼也沒有得着，教師 他的母親說要嚴加管教，因為他現在已經是一個十足的無賴了。

佛蘭西斯克的確是個無賴！他在教區學校裏，是靠近檢查官的兒子坐的，並常和他手抄手的一塊回家。他們常在檢查官的家裏一起玩。佛蘭西斯克也搭那最幼的孩子入籠，因此他能得到一白小盅咖啡吃。檢查官的兒子總是穿一身好衣服和一條繫得挺硬的白領子；佛蘭西斯克的也乾淨，但全是一些補釘；可是他從沒有想到他穿的和小檢查官穿的有什麼不同。有一次在上課的時候教師站在這兩個孩子身邊，用手撫着檢查官的孩子的面頰，說：「看，康拉德，你真是好孩子，知道愛護你的領子，不將它弄髒！望代我向你的父親致敬。」

「是，」佛蘭西斯克回答。

「我不是說你，補釘王！」

佛蘭西斯克立刻思考為什麼會因了補釘就遭到教師對自己父親的敬重；究竟他猜想自己和檢查官的兒子之間有一點什麼不同了？因此他打了一頓。他 趕出了學校，因為他是一不可

救藥的無賴。

父親又把他送進德國人兩學校裏。佛蘭西斯克幾乎連一個德國字也記不住，因此幾學期的光陰進步太有限了。教師們認為他是懶惰，雖然他已經夠用功的了。教師們說他品行壞，因為當孩子們激怒了他，他總是要自衛的，但他又不能用德文解釋他打架的理由。可是孩子們激怒他的材料是太多太多了。他常常用他那口吃的德文說出一些可笑的錯誤，他也在別的方面帶給人很多的料。有一次他戴了一頂糕餅形的綠帽子去上學，那上面突立着手指那樣厚的一個遮陽片，啊，孩子們可樂透了，這還是他的父親特意爲他從舊城區裏選來的呢。這頂帽子可不容易破，太堅也把你壓不黑，縫上遮陽片後父親對他說，佛蘭西斯克也以自己有了一件特別的裝飾了，於是挺神氣地走進了學校。一片不停的笑聲歡迎了他，孩子們圍着他又蹦又跳，因為他的遮陽片同別人的比起來，就像擎天柱之與小木板，於是他們就叫他「擎天柱」。佛蘭西斯克用自己的擎天柱打了他們中間一個的鼻子，因此他得了最低的品行分數；後來他拚命努力，纔得被錄取進了中學。

父母千方百計地要他學好，免得將來像他們自己似的靠做工維持生活。教師和鄰居勸他們不要存那麼大的願望，說他缺少那種本事，何況他又無賴呢。他在鄰人中間都背有這種名聲。他們太見不得他了，儘管他所作所爲並不比他們的孩子們壞，也許他們還不如點呢。每當他在街上玩球，那他的球一定會飛進別人家開着的窗了裏，每當他同小伙伴在過道裏玩木頭戲，也一定會打碎架

子下的路燈的。即使他極力小心着。

佛蘭西斯克，人們已開始叫他霍拉瑞克了。現在進了中學。我們不能說：他對於學業非常之勤勉，因為他德國學校裏的時候，就已經對它們厭惡透了，他的一般成績剛剛。他逐年升級的；但是霍拉瑞克却在熱心地研讀那不光是屬於學校裏的東西。凡是抓在他手裏的書，無不愛看，並且對於外國文學也有了些淵博的知識了。他的德文的文體，久也就大覺有綴了。在所有課程裏，他唯獨德文是最優等。他的作文，有好思想和華麗的詞句。他的教師曾言他的華麗的文體可與赫爾德爾（註）的比美。這，大家都知道，雖然他對別的學科所知有限，而在這方面却有大才能，但可惜他是無賴，他們唯恐抹殺了有才能的人，於是霍拉瑞克很容易地度過了畢業考試。

他學法律了，這由於一時的風氣，也由於父親希望他能做官。現在霍拉瑞克有更多讀書的時間，同時在戀愛的幸福中，他開始了著作。報上登了他的一些處女作。他成了文人，他給報紙寫文章，尤其是給捷克文的報紙，整個的瑪拉斯特拉都震怒了。他們預言他很快就會墮落的，而不久他的父親死了，他們深信他是因了兒子的無行而死的。

母親把生意停頓了。他們的家境日艱，霍拉瑞克不得不打賺錢的主意了，他不能教書，而且誰也不會請他作家庭教師的。他想找個小公務員的位置，但他還不能立刻決定，欲向深湛的心並不妨害他什麼，法律是一門枯燥的課，他也只是在得閒的時候才到學校去一趟的。在開始讀法律時，他立志每一堂課要寫一首諷刺詩。他先寫古體對句，但在他念了自己第一篇諷刺詩時，他發見這六韻

腳的詩裏有了七個韻腳；他很歡喜自己的新體。便決心專寫七韻腳詩。後來他送出表，他數韻腳却有八個之多了。

最大的煩惱是他的戀愛，一個美麗的少女，對他懷有純潔而熱烈的愛情，雖然有很多的人向她求婚，她的父母都不逼迫她答應別人，那個女孩子願意等霍拉瑞克完成了學業，並獲得一個好位置。但人家委給霍拉瑞克的事情，只能拿一份乾薪水，將來却無什麼希望的，霍拉瑞克明白，他的愛人耗了他永遠也不會過好日子；他不願意讓她受苦。他想，他心裏愛她，但表面上厲害得多，於是他決計同她斷絕。但他沒有直接撤下她的勇氣，他讓自己是被趕掉的，被踢開的；這種無意識的想望招來了本不應得的痛苦。不久他想了一個辦法。他寫了封匿名信，在信上簽了自己的許多不滿意的事，把它寄給了那個女孩子的父母。他們的女兒總不相信這種善意的話，可是她的父親倒很世故的，他打聽了霍拉瑞克的鄰居，於是纔知道她自小就是一個無賴。數日以後，霍拉瑞克又來拜訪，那個女孩子望着跑進了另一間屋裏，他也被很客氣地趕了出來，那個女孩子不久便結了婚，但流言已傳遍了瑪拉斯特拉娜，說是霍拉瑞克因向人要賴被趕出來了。

現在霍拉瑞克的心碎了；他已失掉了自己唯一心愛的人，他不否認這是自己的錯誤，他喪失了勇氣，他厭作自己的新的職業，他眼目着憔悴虛弱下來了，他的鄰家們都毫不驚異，因為他們以為這是荒唐生活的必然下場。

他現在的職業是在一個私人賬房裏作事，雖然嫌惡，但他工作得很勤謹。不久他的主人就信任

了他，甚至要匯的錢，都託付他。何況他又做了一件令主人的兒子感激的事呢。有一次，霍拉瑞克正要出去，小主人在候着他。

「霍拉瑞克先生，你如不幫助我，我可要跳水淹死了，那父親可就整丟人了，雖然我已不能夠看見。我有一筆債，今天必須償還，但我的錢後天才拿到，現在我真沒有法子想了。你此刻要送錢給我的叔父——請暫擱給我用一下吧，事情後天就可以解決了，叔父不會在父親面前問這筆錢的。」

然而叔父竟聞過了，而且第二天還宣佈在報上：「業務上的朋友們注意，請勿以銀錢付託霍拉瑞克。刻因其舞弊，我已將他辭退！」甚至鄰區裏著了火，也不會像這樣能使瑪拉斯特拉娜的人感到興味的。

霍拉瑞克並沒有辜負了主人的兒子；他回家去，假託頭痛就躺下了。

第二天區裏的貧民，生按時候來到藥舖，有點出神的樣子。

「那個無賴真的死了嗎？」大伙計發笑地問。

「是霍拉瑞克嗎？……唔，死了。」

「什麼病呢？」

「唔，我們可以說他中風死的。」

「好——幸而沒有欠下藥錢，那個無賴。」

(註)德國狂飈時代作家(一七四四—一八〇三)

一八六四年作

瑪麗·苔莉絲勳章

瑪加爾

早晨五點鐘光景，一個砲兵營從沉睡的普利勃蘭（註一）出發了。太陽驅散了幾片紅的雲朵，便開始愉快的燃燒了，像昨天一樣，像前天一樣。

上尉克雷虎拜在營的前面騎行着，吐着自己早晨的痰。「一千頭鬼」他彷彿是對自己埋怨着，然而聲音有如許之高，它已經可使得走在第一連的先頭的中尉聽見了，「媽的司令偏偏在今天給我命令。自然啦，當親王阿爾勃利赫特元帥和砲兵上將柏克來了的時候，便該是克雷虎拜的差使了！往第洛爾（註二）進發吧！今天我們要大流其汗了，哲學家，是不？」現在直接的向了中尉說。那位哲學家勉強地微笑了笑。

「媽的司令今天還是裁判官之一呢。他一定以能在親王和參謀總長的面前使人聽見自己爲得意，是不？而對於我，自然啦，他給了一件最困難的任務：營的指揮官。在那麼重要的時刻……！」

「中校先生最深知自己的部下。」哲學家插着嘴，像他天天做着的一樣。他很懂得自己的上尉。昨天克雷虎拜同將軍的副官一塊在會客室裏，且坐到深夜，詳細地討論着明天可能發生的「什

麼」和當有着怎樣任務。他探詢過那個副官，怎樣可以達成任務，並問備着了地圖，這一切等等，中尉全知道的，而且更懂得，上尉願意帶着這樣的悲嘆達成：瞧，他是何等重要的人物啊，至少得要自己的部下，中尉佩服。哲學家每天對他說及，是因為克雷虎拜每天總在記着自己責任的重大。

太陽燃燒着 士兵們愉快地交談着。那煙草底藍色的雲，飛掛在營底長長的竹的上空，並和向上旋轉着的街塵結在一起了。

中尉想着自己的愛人和自己的詩句，因為他是一個詩人。且因為他偶從歷史裏知道了些紀年和一些關於拿破崙戰爭的事，他的同伴們便叫他作「哲學家」。至少他們認為，這有着要求那些知識的觀念的。

太陽燃燒着。

在一個岔道口上站着兩個騎馬的人，中校，這個營的司令官，他今天是裁判官之一和騎兵旅長，是一個年老的，非常肥碩的，而且有一張使人想起了善良的貓頭鷹的臉的將軍。這個營停下來了。中校喊着「先生們」，他說着副親士元帥麾下，關於參謀總長，關於炮兵營的光榮，關於「大無畏精神」及其他。然後他命令上尉克雷虎拜誦讀今天的演習節目，並分配任務。

克雷虎拜批開了函封，嚴肅地抽出了半頁全石印的紙，誦讀着，說是，料想敵人一師已佔領了普利勃蘭現在並遣派了一個旅來對抗止向他們進擊着叫我們。我們的炮兵營位於裏，第一連歸中

尉瑪罕指揮守禦此翼，並須努力佔領某處山岩，這在戰略觀點上乃主有整個地區的優勢（中尉瑪罕，那哲學家在地圖上畫了個線條）至於他，上尉克雷虎拜按地形判斷，敵人必然企圖中央突破或進攻右翼，那麼這個營大概就不至於接火了。這一說明祇是私人的判斷，在半小時後便可以在旅的會議中從將軍先生的口裏聽到官方的報告了。

瑪罕回連了。

「孩子們，你們看見那位年老的將軍嗎？他是騎兵。當你們經過他的身邊的時候要表現炮兵是怎樣的會行進呀！合着步子，祇許用腳掌觸地！」

營開始行進了。士兵們賣勁地用腿剪着步子，以至使那善良的貓頭鷹在墊子上搖擺起來，並高聲地對中校說：「您，斯赫米得，您的炮兵們行進了，厭着他們纔愉快呢！可惜，他們並不在騎兵裏服役啊！」

克雷虎拜彷彿瘋了似的打着馬狂奔。追上了瑪罕，他說：「噉，哲學家，聽見了嗎，那個將軍是怎樣的批評我們來？看見了嗎，那利己主義者的媽的司令是怎樣地接受了稱頌？噉，一定是這樣：我們賣大勁地幹，而媽的司令却獲了嘉獎……」

旅的會議已在活躍着了。兩個步兵團在那裏，幾輛酒肆車，載着吃食：香腸，麵包，啤酒，白蘭地和香煙。可惡的女人們搶着籃子在軍隊的行列裏穿來穿去，販賣一些甜汁。彎腳的麵包師拖着一大籃子新鮮麵包（也是熱的）從這一羣走到那一羣。喧嘩，嬉笑，煙斗的和煙捲的煙，暗藍色人

形的團體，而這之間，現在又混進了這一羣炮兵底灰色的制服了。

先生們集聚在那個將軍的周圍，一個瘦瘦的、神經質的防守官，他的整個の旅被叫作「迷糊的人」。「敵人已用一師的兵力佔領了普利勃蘭，又派出了一旅，等情」，那將軍嚷着聲音解釋，把每一個字斬成兩或三節，而最後使人注意到了在場的親王，元帥，爾勃利赫特大公，也同樣到了參謀總長柏克男爵。

小軍號響了。熄，煙斗，擲了香煙，士兵們拿起了自己的槍站上了隊。這旅 向着自己的陣地進發了。

中尉瑪罕在耕了的田底土壤上躊躇着。而在他後面是向着山岩跟進的他的連。

「孩子們，要勇敢點呀，在那邊你們將得到臥倒，休息的，今天並不需要把槍擦乾淨，因為你們甚至連一粒子彈都不要用的。」

十兵們勇敢地前進了，他們抵達了山岩，便使自己臥倒在疏落的草上，從袋子裏掏出了煙斗，燃上了那殘餘的煙蒂。

太陽像地獄似的燃燒着。附近即連一株小灌木也沒有；貼在身子下邊的大地多麼燙呀，像挨着火爐的壁。

「美麗的陣地呀，」瑪罕嗟怨着，「一小時之後，我們就在這裏，被燒成像半英國風的牛排了。」

「中尉先生，在我們前邊，那裏——大概要走十分鐘——是一座森林呀，」一個號兵報告了，他滿臉淌着汗。他被認為是這一連底最蠢最蠢的蠢小子。

「住了你的大嘴！」瑪罕反擊了他。

「那裏是小森林，美麗的森林，」另一個兵附和着。

「鬼話！那裏似乎微微涼快一點！」另一個表示意見。

「那裏有森林，難道中尉先生不把它畫在地圖上嗎？」又一個，天真的問。

「驢子！在那種地圖裏不會一切都有的，你的地產也並沒有記在那裏。」

「他有地產在涅尼。」

「噯，不，在沙塔斯。」

哲學家瑪罕沒好氣的諦聽着這些激動的言語，受着炎熱的熬煎，他向了那小森林瞅去。美麗的小森林，四四方方一片老樹，比一個人的形體還粗。而那小草，是怎樣的小草啊！它閃着光，甚至亮到了這裏。然而昨天克雷虎拜是確實地在副官那兒得知了的，一切將發生於中線，其實，也許會發生在全然相反的一面呢。

「開始動作！」他下了命令，人們便從山岩上提着勇敢的步子向下走去，向了那小森林。

「噯，多麼涼快呀！……天堂似的涼快！……」

「孩子們，躲在樹後面去！大家都藏起來！」

士兵們都藏了，這很使他們高興，但嫌不長久。

馬駛騁起來了。

「中尉瑪罕先生！中尉先生」，上尉克雷虎拜在後面高喊着，「那麼，你飛到哪兒去了，嘍，你個個蠢鬼！你聽到了嗎？我要拘押你，報告了我就拘押你！」克雷虎拜紅得像隻龍蝦。同時，從相反的方向響起了敵人的槍。

「該死的東西？預備下的，你自己去吃吧！我可不想護你了！」

他還罵了些什麼，便馳去了。

「放！」瑪罕命令着。

連一齊射去了。當槍響起來的時候，那些士兵幾乎嚇了一跳。槍聲是響極了，有點不大習慣，並且回響了幾次。樹的花冠搖撼着，喧鬧着，彷彿在顯示着自己的得意。後面的山岩，那被指派爲這個連底的集合的地方，在三倍或四倍地回響着排槍的聲音。

「放！」哲學家命令着。

於是第二次射擊又恐怖地響了，並重覆着回聲。

「注意！一個個的慢慢地射擊。」

地獄的大喧嚷；即是在赫拉德次·科拉洛維（註三）的最拚命的戰役，真也沒有比這更大的喧嚷了。